

张晓枫（著）

青青子衿



—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
BUGUNIAO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那个青衫飘逸的读书人，悠悠地让我思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那个青衫飘逸的读书人，我思慕的心深远而悠长。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一
BUGUNIAO

青青子衿

张晓枫（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子衿 / 张晓枫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78-3257-1

I. ①青…II. ①张…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778号

书 名 青青子衿

著 者 张晓枫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1/16

字 数 335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257-1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崮县苏乡村张老秀才家 /001
2. 崮县中学 /005

第二章

3. 少年“维特”之烦恼 /008
4. 不要让我把你找不见 /014
5. 中了,我中了 /018

第三章

6. 第一次远行 /022
7. 我的大学 /025
8.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027

第四章

9. 《父亲》 /031
10. 风气 /035

第五章

- 11.文竹(上) /039
- 12.文竹(下) /044
- 13.让我沉下去吧 /047

第六章

- 14.天凉好个秋 /051

第七章

- 15.白草口乡中学 /056
- 16.走出你们的法规 /060

第八章

- 17.乡村教师 /067
- 18.那时的圣殿 /071

第九章

- 19.过年 /077
- 20.三春过后 /079

第十章

- 21.说一说我的曾祖父 /085

第十一章

- 22.村戏 /090
- 23.《氓》·春桃(上) /093

24.《氓》·春桃(下) /098

第十二章

25.六月十三庙会 /105

26.父亲的新宅 /108

27.远嫁 /110

第十三章

28.赫尔曼·黑塞 /115

29.农舍·山口 /118

30.长城 /119

第十四章

31.把学校捅了个大窟窿 /124

32.告别 /126

第十五章

33.再见,定居和有产业的人们 /129

第十六章

34.大哥的故事(上) /136

35.广场·小旅馆 /140

36.流浪前夜 /147

第十七章

37.北京,天安门广场 /152

38.汉太史司马迁祠 /157

第十八章

39.恋人难免沦落成朋友 /160

40.同窗好友李慕白 /163

第十九章

41.我爱过你一个钟头 /166

第二十章

42.大哥的故事(下) /176

43.记者·便衣警察 /179

第二十一章

44.屋漏偏逢连阴雨 /187

45.父亲的日记 /192

第二十二章

46.国之殇(上) /202

47.国之殇(下) /206

第二十三章

48.唐诗的田园 /213

49.清明时节 /218

50.等待 /222

第二十四章

51.可怕的寓言 /225

52.天无绝人之路 /229

第二十五章

53.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237

54.编辑部的故事·韩小蕻(上) /241

55.编辑部的故事·韩小蕻(下) /246

56.《淡水河边的烟火》 /251

第二十六章

57.衣锦还乡 /254

58.相亲 /257

59.此一时彼一时 /260

60.婚姻大事 /264

第二十七章

61.张黎雨的幸福生活 /270

62.早夭的诗云 /277

第二十八章

63.两封旧信 /281

64.一段日记 /283

第二十九章

65.安魂曲 /289

66.贤哉,回也 /292

第三十章

67.母亲忍心卖掉了父亲的房子 /296

68.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300

第三十一章

69.新警察与赞美诗 /306

尾声

70.青青子衿 /311

第一章

1. 崞县苏乡村张老秀才家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现在世道又变好了，读书人又有了出路，你要是不知道珍惜，再不好好上进，将来考不上学校，一辈子待在村里，你爹又没钱没本事，就连一间像样的房也给你盖不起，你可到哪里去娶个媳妇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我祖父咽气的那个下午。我甚至还能记起他老人家临终前，用已经落了光的灰黄的眼睛，不歇心地盯着他不争气的长孙时的表情，以及断断续续讲的那段话。那是他老人家再一次晕过去又苏醒过来后，拉着我大哥的手，对着围在他炕边的所有我家族和邻里人讲的。那也是他老人家有生之年对我大哥——他最钟爱的长孙讲的最痛心疾首也是最后的一段话。那时，我们村正好有十八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娶不到媳妇，号称十八罗汉。但是，苏乡村大名鼎鼎的张老秀才的长子熙堂公，临终前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用诗书礼义或者“世道好了就出来读书做官，世道不好了就安心在家读书种地”一类冠冕堂皇的道理教导后辈，而是用讨不到媳妇这样粗鄙的话语吓唬子弟，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听了祖父的话，我当时倒没有怎么太在意。但是，这件事对我后来的人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让我从此以后觉得，一个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娶到媳妇其实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而一个男人一生中，如果能搞到很多女人，那简直就是莫大的本领和荣耀。

那是1981年阴历五月端午后一个寻常的半后晌。那是改革开放后难得的几个风调雨顺的年头中的一个。那时,我们苏乡村修理地球的农人们正充分享受着锄过头遍玉米地后那段轻闲的日子——女人们悠闲地坐在自家小院的屋檐下或者街门口,三三两两地做着针线活东家长西家短;男人们则围聚在村中央的神棚下,吵吵闹闹杀几盘象棋,或者打几把扑克。偶尔,这些摸惯了锄把的土老百姓们也会围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论几句道听途说来的国家甚至天下大事。

谁让我们苏乡村是方圆十几里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呢!

然而,那些天,我大哥的再次高考落榜和我的常常逃学,以及或许与此并没有多大直接联系的我祖父病情的加重,却成了村里人们议论的最主要的话题。尤其是连村里世代开油坊的老李家,也有一个和我大哥一起在乡里社中补学的子弟破天荒地考上了大专。

那些天,我大哥以及平白无故的我,简直成了我们苏乡村老张家近百年来不肖子孙的杰出代表。

我清楚地记着那个有些闷热的半后晌,记着我父亲失魂落魄的脸和我母亲低垂的眼帘,以及我家老宅里透出的慌乱、沉闷,甚至有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氛。那时,我祖父正躺在我家正房的土炕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这已经是他老人家水米不进地躺在那里的第三天了。我的心态不一的族人们,以及我可怜的父母,紧张然而又似乎急切地等待什么降临似的守在他的身旁。而此时,窗外淡淡的枣花的香味掺杂着新麦的清香正幽幽地飘进来。我祖父紧闭双眼急促而贪婪地呼吸着院外飘进来的清新的空气,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再也呼吸不上这么好的空气了。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甚至连今年的新麦馍馍也吃不上了。

黄昏的时候,大半个巷子的街坊邻居们表情凝重然而又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心情,耐心地聚集在我家破落的街门口,等待着那个似乎没有多少悬念但又充满了刺激的结果。一会儿,我母亲她们到隔壁去拿装老衣,而几个身强力壮的族里晚辈们也从老屋退出来,去到我家破西厢房里抬那口已经割好了许多年的楸木棺材。

那晚,是在快要掌灯的时候,传出我祖父驾鹤西去,去向他最崇敬的父亲报告世道又变好然而他的两个孙子却不懂得珍惜这一喜忧参半的消息的。

此时,一不留神提起我祖父的去世,我就不得不回过头来,简要地讲述几句我

的故乡老崞县,以及村里人早已不再怎么看重,而我的叔祖父却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我那耕读传世的家族历史。还有它后来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

我的故乡苏乡村位于崞镇西北六华里处。而崞镇位于山西省北中部,东西群山绵延,中间地势开阔,几条河流纵横交错,它在山西省也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镇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镇,早在隋大业二年(606年),就开始设县。镇的南部有一座奇怪的山,山的名字叫崞山,因此县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崞县。元代,崞县改为崞州,明初又改为崞县,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县治一直设在我们崞镇,县便一直叫崞县。更为奇特的是,一辈一辈的老人们传说,那一年,有一个在五台山南山寺得道的高僧云游到我们老崞县,曾经指着流经我们县境的两条河流——滹沱河与桃花河,泄露天机说,那两条河一条是文脉,一条是武脉,崞县注定要出“一升芝麻的文人”,“一斗绿豆的武将”。说来奇怪,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朝历代,我们老崞县确实也出了不少彪炳史册的文人和武官。远的不说,就说我朝开国以来,我们崞县就出了二十几个共和国将军,而每到省里开文代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县的会员代表甚至超过许多地市级的大区。可惜,1959年初,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好好一个千年老县城便生生被搬到了云中镇,县也被改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云中县。

但是,直到如今,镇里不服气的老辈人依然把自己称作老崞县人。而且,或许因为我们镇出过一个在商务印书馆上班的文化人,因此,在所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字典词典上,“崞”字便只有唯一的一个词义:旧县名,在今山西省北中部。

这也算是对我们崞镇往昔那段辉煌历史的一种怀念和纪念吧。

位于崞镇三华里的我的故乡苏乡村,全村有一条主街道,八条鱼刺般的小街道,两口饮水井,三百余亩好地、六百余亩半坡地,以及三百八十余口人。因为近百十年来,出了以我曾祖父、叔祖父、堂伯父、父亲以及子侄辈等为代表的三辈子几十个小读书人,而被美其名曰文化村。其实我们村的村名——苏乡村,根据我考证从道光朝开始就一直叫书香村,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时候,被强制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根据叔祖父在“文革”中冒险保存下来的族谱记载,我们苏乡村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立村。在此后近五百余年的历史里,村里老张家一直踏踏实实以务农为生。但是,那一年镇里一户贫寒人家的子弟考中举人,县太爷扯旗放炮亲自去拜访的场景,却激发了正好去赶集碰上的我的高祖父的无限梦想。

那一年,我异想天开的高祖父一咬牙,卖了村南的三亩好地,到崞县城为他的儿子请来一个先生,并把家里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先生住。当时,不仅是我们老张家的人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就连在我们村里靠卖胡麻油为生的外来户李家人也觉得有些可笑。确实,一个世代代把大写“一”字当扁担念的庄户人家忽然想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到底有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然而,或许是我的高祖父的勇气感动了远在山东曲阜的文昌帝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曾祖父终于顺利通过了一系列县试、州试、府试,以一篇“我所思兮在雁门”起笔的《雁门赋》名扬代州。据说,那天傍晚,手捧“贵府少爷张仁信第二名中试,谨此致贺”的大红帖子的报子在我们苏乡村的当街连放三声铁炮,把一村人惊得半死,甚至还惊跑了老李家正在碾胡麻的一匹骡子。但当时,村里人只是觉得新奇,并没有太把这件事当做一回事儿。

直到第二年开春,我们苏乡村和邻村亢家村再次分水浇地的时候。

我们山西自古就是一个缺水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苏乡村像我们省许多类似的村庄一样,每年开春的时候,为了分水浇地,总要和临近的几个村大打出手,有时还会闹出人命。那一年,两村又在桃花河的分水渠旁展开了械斗,最后官司又打到了崞县衙门。两村的领头人一方是我的志在必得的高祖父和他英姿勃发的秀才儿子,另一方是腰缠万贯的邻村亢老财主。衙门击鼓,大堂对质,不管谁家有理,一上大堂,亢家村人便矮了半截。因为我们苏乡村的代言人是新中的秀才公,虽然他算不得什么显赫人物,但大小也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蓝衫一穿,上堂见老爷可以立而不跪,而亢老财是平头百姓,虽然腰缠万贯也得跪听审理。再说,堂上坐着的老爷,好歹也是秀才公县学里的恩师,审理的又不是什么杀人越货的大案,因此老爷略听事情起因,便大笔一挥,判亢家村人败诉。

老百姓是最讲求实用的,这场意想不到的胜利,让我们苏乡村不论是老张家还是老李家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读书原来有如此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崞县中学

镇里有一所著名的中学就建在我们崞县那座始建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的很出名的文庙旁边。据说那些年,我的新考上秀才的曾祖父时常摇头晃脑地和他的文友们在那里切磋文章,而科举废除那一年,他还曾经最后一次身着他那件被我们苏乡村人最引以为自豪的蓝衫到那里哭祭过。

那年县城虽然搬走了,中学却没有搬走,而且依然叫崞县中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省教育界曾经流传着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南有河中,北有崞中”。指的就是我们省南边有一所著名的中学叫河东中学,北边有一所著名的中学就是崞县中学。当地老百姓也讲,上了崞县中学便等于上了一半大学,意思就是讲这所学校质量高,只要上了这一所学校顺利读完高中,考大学便等于八九不离十了。

许多年前,我的喜欢谈古论今的叔祖父曾经在它的前身——崞县学堂学习过,而我的父亲和我的一个后来在村里做会计的远房伯父都曾经是那里的优等生。

那一年,也就是我祖父去世两年之后,一口气补了两年学,最终又一次落榜了我的我的大哥,却莫名其妙地迷恋上了一种叫诗歌的东西,而且居然还在我们地区的《清凉山》杂志上发表了一首,竟然还挣到了二元五角的稿费。而那个一直不懂得体谅父母、更不懂得为这个家道中落的家族增光添彩的我,却一不留神以全乡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那所中学。村里一些有见地的人感慨地说:“饿倒的骆驼比马大,看看人家张老秀才家到底还是祖上积德书香传家,子弟稍微用点功,就能比别人家强出一大截。”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我生命里一个不可多得的温馨而惬意的假期啊!那些天,不仅母亲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扑扑的,父亲暂时也不再逼迫我读那些枯燥的课本,而且村里人似乎也开始用一种赞赏的目光看我们家族。并且,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似乎就是从那个暑假起变得长大了一些。因为从那个暑假开始,我开始思考一些荒诞而又严肃的问题,也开始产生了一些类似于美好的憧憬和美丽的忧伤一类的情感。几乎那个暑假每个下午,我都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出来,静静地躺在村

西白杨林边的那片草地上看天空。我看见天空那么高远那么湛蓝,仿佛阳光下迷人的海面一样,那朵朵白云仿佛一片片悠闲的白帆,而那些绵长的絮状的长云又仿佛是退潮的海滩。

无边无际的天空里到底有些什么,而遥远的山那边是个什么样子呢?人们到底从哪里来,又究竟到了哪里?同样是一粒种子,为什么有的长成了平凡的小草,有的会长出那么艳丽的花朵?那些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形状是怎么来的呢?那些天,已经考上崞县中学即将开始新的生活的我,就这样长久地躺在那些虽有些疲惫但依然暖洋洋的西斜的阳光下,一遍又一遍地想这些虚无缥缈而又温暖深奥的问题。当然有时,我也会想到:如果现在正躺在白杨林那边的祖坟里的祖父还活着,看到我和我大哥的成绩,他一定也会像我叔祖父一样,很高兴很自豪吧。但这样的想法总是一闪而过,不会长久地停留在我忙碌的脑海里。

在崞县中学西南角上,有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建筑物,那是崞中历史悠久的图书阅览室。或许是家族可怕的遗传开始显示威力,那一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仅仅只长大了不到一岁的我,却忽然不再喜欢像先前那样昏天黑地地疯玩,而是每天一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间,着了魔似的躲进那里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读那些有关战争和爱情的名著之外,我似乎有些病态地迷恋上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诗经》《古文观止》,甚至《二十四史》。我不仅喜欢中国古典文字简洁传神的笔法,更羡慕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舍生取义的圣贤义士、忠臣孝子们头上万人敬仰的神圣光环。常常似懂非懂地读书倦了,用双手托着下颔闭上眼睛漫无边际地遐想,我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那些“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出将入相的名臣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贤士。至少,也像柳永那样醉花眠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我始终觉得自己来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担负着什么不同凡响的使命。

在大哥送我的那本粗糙的红旗笔记本的扉页上,我甚至写下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类崇高、豪迈的座右铭,而在我的脑海里,整日忙碌地旋转着的似乎也总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远大而虚无的理想。甚至,在读了大哥那首发表在地区《清凉山》杂志上的诗歌《十七岁,一个人在大桥上默默地走》之后,我也激情勃发地花了两个星期,写了一篇不知该叫论文还是该叫散文的东西,并且寄给了更高级的《人民文学》杂志。我甚至还梦想着不久的将来,它发表后不仅可以挣来比大哥的诗歌多得多的稿费,更会让父亲和叔祖

父大吃一惊。然而,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同样沉甸甸的信封,里面除了我的原稿外,还多了一封客客气气的铅印退稿信。更为糟糕的是,在收到退稿信的同时,高一年级第二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也公布了。我的数学仅仅打了48分,而题目并不难物理和英语也刚刚勉强及格。在五十二个人的班级里,我排列第四十八名。按这样的现状,我不仅成不了什么大人物,甚至连分数最低、最烂的我们县的农机学校也考不上。

“二子,你大哥功名上是没指望了,今后咱们家就看你一个人了。你一定要给咱们考上一个正儿八经的好大学啊!”

“好娃哩,你是咱老张家长门里最有出息的一个,好好念书,给后辈娃娃们做出个榜样来,可不敢辱没了咱几辈子的书香门第啊!”

想起父亲近乎发狂的眼神和叔祖父充满家族自豪感的话语,我就不由得感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期中考试后的那段时间,每到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再也不敢到图书阅览室读那些之乎者也没什么大用处的古文了,而是乖乖地夹一本枯燥的数学或者英语课本,到校园外那条幽静的滹沱河边的柳树堤上,细嚼慢咽,迎头猛赶。

我甚至连星期天也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学习。

第二章

3.少年“维特”之烦恼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这是1988年7月25日，著名麦地诗人海子乘火车路经青海省德令哈市时写的那首著名的《日记》。写完这首诗歌之后半年多，他在山海关卧轨自尽了。而此后又过了两年多，我亲爱的大哥也吟诵着他的另一首诗歌《秋日黄昏》里的“切开血管，落日殷红”诗句，在大西北的另一座城兰州市切腕自杀了。

而且，更为巧合的是，后来让我魂牵梦萦了整整十年的那座小城，也正是这座反复出现在海子诗歌里、名字叫德令哈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那时，蛤蟆镜和牛仔裤才刚刚在内地的大城市流行，我们崞镇的风气还很淳朴。那座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的校风更是严格得近乎苛刻。但青春的学子们悄悄萌动的春心，依然像顽强的小草一样，一点一点地顶破了冰冻的大地。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班里还没有什么苗头，到第二学期有人便开始蠢蠢欲动，尤其是班里那些足球队或者田径队里搞体育的学生。我亲眼见我们宿舍一个校足球队的队员把邻班一个田径队的女同学领回宿舍。一开始还是星期天宿舍的同学们都回了家的时候，到后来干脆发展到下晚自习后全校熄了灯，值周的教师查完宿舍之后。那时我